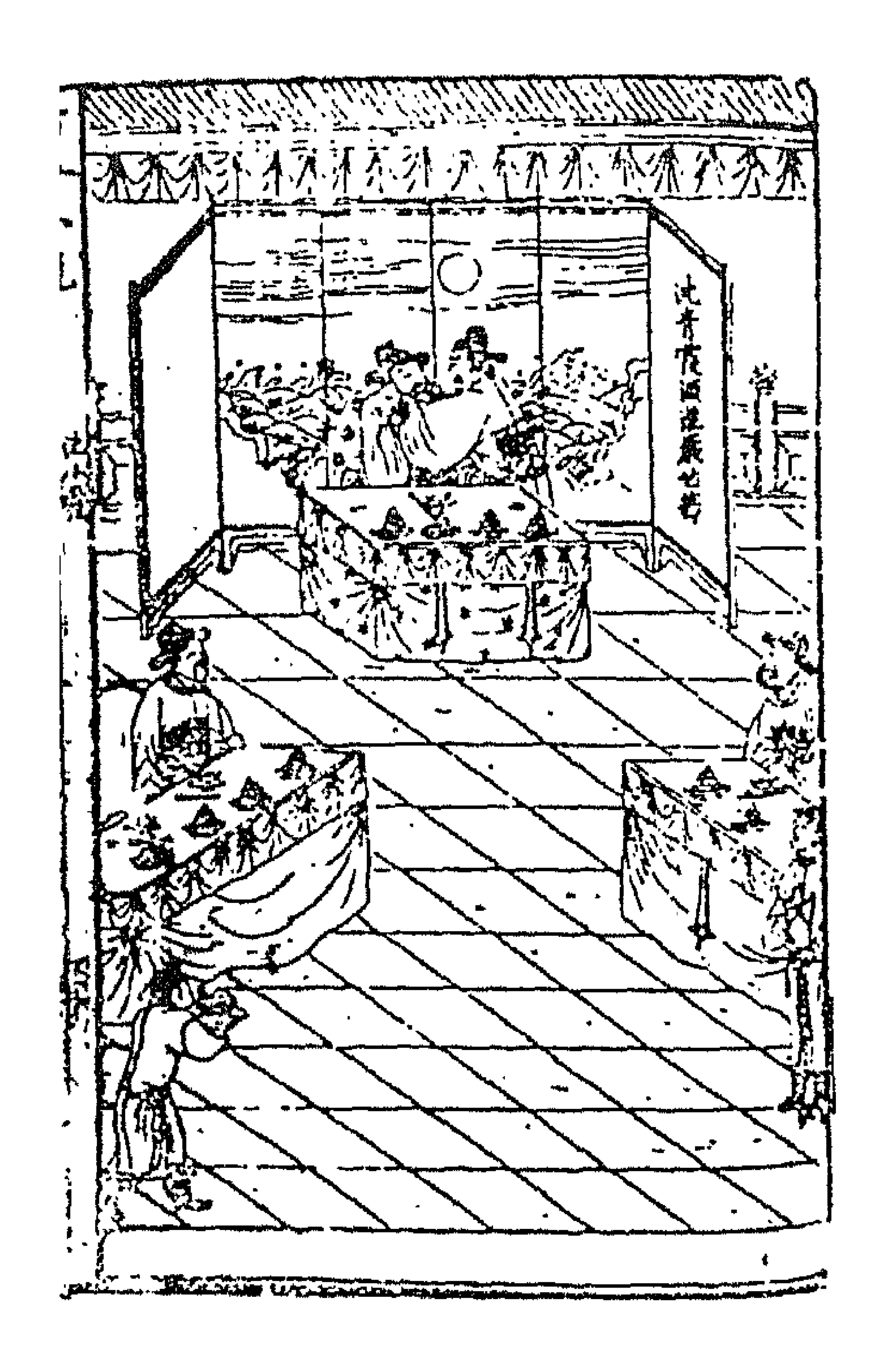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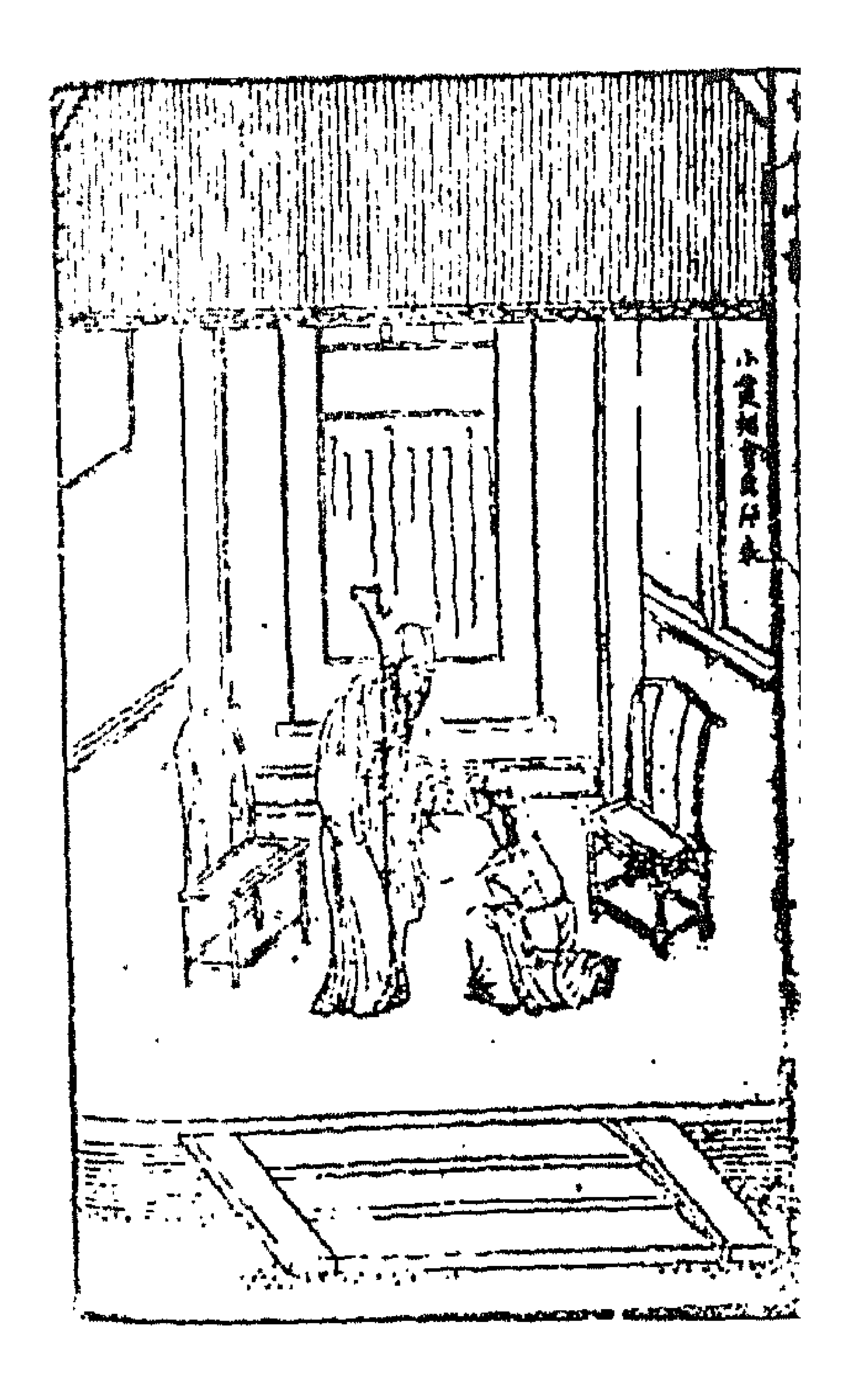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沈青霞酒灌嚴世蕃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閑向書齋閱古今　偶逢奇事感人心
忠臣翻受奸臣制　骯髒英雄淚滿襟
休解綬　慢投簪　從來日月豈常陰
到頭禍福終須應　天道還分貞與淫

話說國朝嘉靖年間，聖人在位，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只為用錯了一個奸臣，濁亂了朝政，險些兒不得太平。那奸臣是誰？姓嚴名嵩，號介溪，江西分宜人氏。以柔媚得幸，交通宦官，先意迎合，精勤齋醮，供奉青詞

由此驟致貴顯爲人外裝曲謹內實猜刻讒害了大學士夏言自己代爲首相權尊勢重朝野側目兒子嚴世蕃由官生直做到工部侍郎他爲人更狠但有些小人之才博聞強記能思善算介溪公最聽他的說話凡疑難大事必須與他商量朝中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稱他父子濟惡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官員求富貴者以重賂獻之拜他門下做乾兒子即得超遷顯位由是不肖之人奔走如市科道衙門皆其心腹牙爪但有與他作對的立見奇禍輕則杖謫重則殺戮好不利害除非不要性命的纔敢開口說句公道話

[illegible]得好
[illegible]神童
刪之

況若不是真正照能逢比干十二分忠君愛國的學
可惧了朝廷豈敢得罪宰相其時有無名子感慨時
事將神童詩改成四句云

少小休勤學　錢財可立身
君看嚴宰相　必用有錢人

又改四句道是

天子重權豪　開言惹禍苗
萬般皆下品　只有奉承高

只爲嚴嵩父子恃寵貪虐罪惡如山引出一個忠臣
來做出一段奇奇怪怪的事迹留下一段轟轟烈烈

的話柄一時身死萬古名揚正是

家多孝子親安樂　國有忠臣世泰平

那人姓沈名鍊別號青霞浙江紹興人氏其人有文經武緯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從幼慕諸葛孔明之爲人孔明文集上有前出師表後出師表沈鍊平日愛誦之手自抄錄數百遍室中到處粘壁每逢酒後便高聲背誦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往往長嘆數聲大哭而罷以此爲常人都叫他是狂生嘉靖戊戌年中了進士除授知縣之職他共做了三處知縣那三處溧陽茌平清豐這三任官做得好眞個是

吏肅惟遵法　官清不愛錢
豪强皆斂手　百姓盡安眠

因他生性伉直不肯阿奉上官左遷錦衣衛經歷一到京師看見嚴家雖穢狼籍心中甚怒忽一日值公宴見嚴世蕃倨傲之狀已自九分不像意飲至中間只見嚴世蕃狂呼亂叫旁若無人索巨觥飛酒飲不盡者罰之這巨觥約容酒斗餘兩坐客懼世蕃威勢沒人敢不吸只有一個馬給事天性絕飲世蕃故意將巨觥飛到他面前馬給事再三告免世蕃不依馬給事略沾唇面便發赤眉頭打結愁苦不勝世蕃自

揪得妙科消去世蕃低恐又不足道氣從其後此風在也

去下席親手揪了他的耳朶將巨觥灌之那給事出於無奈悶着氣一連幾口吸盡不喫也罷纔喫下時覺得天在下地在上墻壁都團團轉動頭重脚輕站立不住世蕃拍手呵呵大笑沈鍊一肚子不平之氣忽然揎袖而起搶那隻巨觥在手斟得滿滿的走到世蕃面前說道馬司諫承老先生賜酒已沾醉不能爲禮下官代他酬老先生一盃世蕃愕然方欲舉手推辭只見沈鍊聲色俱厲道此盃別人喫得你也喫得別人怕着你我沈鍊不怕你也揪了世蕃的耳朶灌去世蕃一飲而盡沈鍊擲盃於案一般拍手呵呵

大笑唬得衆官員面如土色一個個低着頭不敢則聲世蕃假辭先辭去了沈鍊也不送坐在椅上嘆道咳漢賊不兩立漢賊不兩立一連念了七八句這句書也是出師表上的說話他把嚴家比着曹操父子衆人只怕世蕃聽見到替他揑兩把汗沈鍊全不爲意又取酒連飲幾盃盡醉方散睡到五更醒來想道嚴世蕃這厮被我使氣逼他飲酒他必然記恨來暗算我一不做二不休有心只是一恠不如先下手爲强我想嚴嵩父子之惡神人怨怒只因朝廷寵信甚固我官卑職小言而無益欲待覷個機會方纔下手

陸炳處此也可謂長者今口身手

如今等不及了只當做張子房在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雖然擊他不中也好與衆人做個榜樣就枕頭上思想疏稿想到天明有了起來焚香盥手寫就表章表上備說嚴嵩父子招權納賄窮凶極惡欺君誤國十大罪乞誅之以謝天下聖旨下道沈鍊謗訕大臣沽名釣譽着錦衣衛重打一百發去口外爲民嚴世蕃差人分付錦衣衛官校定要將沈鍊打死喜得堂上官是個有主意的人那人姓陸名炳平時極敬重沈公的節氣況且又是屬官相處得好的因此反加周全好生打個出頭棍兒不甚利害戶部注籍保

安州爲民沈鍊帶着棒瘡卽日收拾行李帶領妻子
顧着一輛車兒出了國門望保安進發原來沈公夫
人徐氏所生四個兒子長子沈襄本府廩膳秀才一
向留家次子沈衮沈褒隨任讀書幼子沈袠年方週
歲嫡親五口兒上路滿朝文武懼怕嚴家沒一個敢
來送行有詩爲證

一紙封章忤廟廊　蕭然行李入遐荒
相知不敢攀鞍送　恐觸權奸惹禍殃

一路上辛苦自不必說且喜到了保安州了那保安
安州屬宣府是個邊遠地方不比內地繁華異鄉風

景。舉目淒涼、况兼連日陰雨、天昏地黑、倍加慘戚。欲賃間民房居住、又無相識指引、不知何處安身是好。正在彷徨之際、只見一人打個小傘前來、看見路旁行李、又見沈鍊一表非俗、立住了脚、相了一回、問道、官人尊姓、何處來的。沈鍊道、姓沈、從京師來。那人道、小人聞得京中有個沈經歷、上本要殺嚴嵩父子、莫非官人就是他麼。沈鍊道、正是。那人道、仰慕多時、幸得相會。此非說話之處、寒家離此不遠、便請攜寶眷同行、到寒家權下、再作區處。沈鍊見他十分慇懃、只得從命、行不多路、便到了。看那人家、雖不是個大大

宅院，却也精緻，那人揖沈鍊至于中堂，納頭便拜，沈
鍊慌忙答禮，問道足下是誰，何故如此相愛，那人道
小人姓賈名石，是宣府衛一個舍人，哥哥是本衛千
戶，先年身故無子，小人應襲，為嚴賊當權，襲職者都
要重賂，小人不願為官，托賴祖蔭有數畝薄田，務農
度日，數日前聞閣下彈劾嚴氏，此乃天下忠臣義士
也，又聞編管在此，小人渴欲一見，不意天遣相遇，三
生有幸，說罷又拜下去，沈公再三扶起，便教沈袞沈
褒與賈石相見，賈石教老婆迎接沈奶奶到內宅安
置，交卸了行李，打發車夫等去了，分付庄客宰豬買

酒管待沈公一家賈石道這等雨天料閣下也無處去只好在寒家安歇了請安心多飲幾盃以寬勞頓沈鍊謝道萍水相逢便承款宿何以當此賈石道農庄粗糲休嫌簡慢當日賓主酬酢無非說些感慨時事的說話兩邊說得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過了一宿次早沈鍊起身向賈石說道我要尋所房子安頓老小有煩舍人指引賈石道要什麼樣的房子沈鍊道只像宅上這一所十分足意了租價但憑尊教賈石道不妨事出去踅了一回轉來道賃房儘有只是齷齪低窪急切難得中意的閣下不若就在草舍

權住幾時小人領着家小自到外家去住等閣下還鄉小人回來可不穩便沈鍊道雖承厚愛豈敢占舍人之宅此事決不可賈石道小人雖是村農頗識好歹慕閣下忠義之士想要執鞭墜鐙尚且不能今日天幸降臨權讓這幾間草房與閣下作寓也表得我小人一點敬賢之心不須推遜話畢慌忙分付庄客推個車兒牽個馬兒帶個驢兒一夥子將細軟家私搬去其餘家常動使家火都留與沈公日用沈鍊見他慨爽甚不過意願與他結義爲兄弟賈石道小人是一介村農怎敢僭扳貴宦沈鍊道大丈夫意氣相

許那有貴賤賈石小沈鍊五歲就拜沈鍊爲兄沈鍊教兩個兒子拜賈石爲義叔賈石也喚妻子出來都相見了做了一家兒親戚賈石陪過沈鍊喫飯已畢便引着妻子到外舅李家去訖自此沈鍊只在賈石宅子內居住時人有詩嘆賈舍人借宅之事詩曰

傾蓋相逢意氣真　移家借宅表情親
世間多少親和友　競產爭財慣死人

却說保安州父老聞知沈經歷爲上本參嚴閣老貶斥到此人人敬仰都來拜望爭識其面也有運柴運米相助的也有携酒餚來請沈公喫的又有遣子弟

拜於門下聽教的沈鍊每日閒與地方人等講論忠孝大節及古來忠臣義士的故事說到關心處有時毛髮倒豎拍案大叫有時悲歌長嘆涕淚交流地方若老若少無不聳聽惟喜或唾罵嚴賊地方人等齊聲附和其中若有不開口的衆人就罵他是不忠不義一時高興以後率以爲常又聞得沈經歷文武全材都來合他去射箭沈鍊教把稻草扎成三個偶人用布包裹一寫唐奸相李林甫一寫宋奸相秦檜一寫明奸相嚴嵩把那三個偶人做個射鵠假如要射李林甫的便高聲罵道李賊看箭秦賊嚴賊都是

刪本

如此北方人性直被沈經歷時得熱鬧了全不慮及嚴家知道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世間只有權勢之家報新聞的極多早有人將此事報知嚴嵩父子嚴嵩父子深以爲恨商議要尋個事頭殺却沈鍊方免其患適値宣大總督員缺嚴閣老分付吏部教把這缺與他門下乾兒子楊順做去吏部依言就將楊侍郎楊順差往宣大總督楊順往嚴府拜辭嚴世蕃置酒送行席間屏人而語托他要查沈鍊過失楊順領命唯唯而去正是

合成毒藥惟需酒　鑄就鋼刀待舉手

可憐忠義沈經歷　還向偶人誇大口

却說楊順到任不多時適遇大同韃虜俺答引衆入寇應州地方連破了四十餘堡擄去男婦無筭楊順不敢出兵救援直待韃虜去後方纔遣兵調將爲追襲之計一般篩鑼擊鼓搖旗放砲都是鬼弄那曾看見半個韃子的影兒楊順情知失機惧罪密諭將士搜獲避兵的平民將他剃頭斬首充做韃虜首級解往兵部報功那一時不知殺死了多少無辜的百姓沈鍊聞知其事心中大怒寫書一封教中軍官送與楊順中軍官曉得沈經歷是個攬禍的太歲書中不

知為甚麼說話。那裡肯與他送沈鍊。就穿了青衣小帽在軍門伺候楊順出來。親自投遞楊順接來看時書中大畧說道。一人功名事極小。百姓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於心何忍。況且遇韃賊止於擄掠。遇我兵反加殺戮。是將帥之惡更甚於韃虜矣。書後又附詩一首。詩云

一殺生報主意何如　解道功成萬骨枯
試聽沙場風雨夜　寃魂相喚覔頭顱

楊順見書大怒。扯得粉碎。却說沈鍊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領門下子弟。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寃死之

鬼又作塞下吟云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已著勞

不斬單于誅百姓　可憐冤血染霜刀

又詩云

本爲求生來避虜　誰知避虜反戕生

早知虜首將民假　悔不當時隨虜行

楊總督標下有個心腹指揮姓羅名鎧抄得此詩並祭文密獻於楊順楊順看了愈加怨恨遂將第一首詩改竄數字詩曰

雲中一片虜烽高　出塞將軍枉著勞

與官爲題人物即注此只分付頗近不從有人矣

何似借他除佞賊　不須恭請上方刀

爲就客書連攻詩封固就差羅鐸送與嚴世蕃書中說沈鍊怨恨相國父子陰結死士劒客要來謀報仇前番鞑虜入寇他吟詩四句詩中有借虜除佞之語意在不軌世蕃見書大驚即請心腹御史路楷商議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處當爲相國了當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倣差路楷巡按宣大臨行世蕃治酒款別說道煩寄語楊公同心協力若能除却這心腹之患當以侯伯世爵相酬決不失信於二公也路楷領諾不一日奉了欽差勅命來到宣府到

任與楊總督相見了路楷遂將世蕃所托之語一一對楊順說知楊順道學生為此事朝思暮想廢寢忘餐恨無良策以置此人於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來休負了嚴公父子的付托二來自家富貴的機會不可挫過楊順道說得是倘有可下手處彼此相報當日相別去了楊順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早坐堂只見中軍官報道今有蔚州衛拿獲妖賊二名解到轅門外伏聽鈞旨楊順道喚進來解官磕了頭遞上文書楊順拆開看了呵呵大笑這二名妖賊叫做閻浩楊胤夔係妖人蕭芹之黨原來蕭芹是白蓮

教的頭兒、向來出入虜地、慣以燒香惑衆、哄騙虜酋俺答、說自家有奇術、能呪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頹、虜酋愚甚、被他哄動、尊爲國師、其黨數百人、自爲一營、俺答幾次入寇、都是蕭芹等爲之向導、中國屢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總督時、遣通事重賂虜中頭目脫脫、對他說道、天朝情願與你通好、將俺家布粟換你家馬、名爲馬市、兩下息兵罷戰、各享安樂、此是美事、只怕蕭芹等在內作梗、和好不終、那蕭芹原是中國一個無賴小人、全無術法、只是狡僞哄誘你家搶掠地方、他於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蕭芹試其

術法委的喝得城顛、呪得人死、那怜命當重再呰呪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顛、顯是欺誑、何不縛送天朝、天朝感郎王之德、必有重賞、馬市一成、歲歲享無窮之利、教強如搶掠的勾當、脫脫點頭道是、對郎王俺荅說了、俺荅大喜、約會蕭芹要將千騎隨之、從右衛而入、試其喝城之技、蕭芹自知必敗、改換服色、連夜脫身逃走、彼居庸關守將盤詰、并其黨喬源、張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處、招稱妖黨甚衆、山陝幾省處處俱有、一向介頭緝捕、今日閻浩、楊胤夔亦是數內有名妖犯、楊總督看見獲解到來、一者也算他上任一

功、二者要借這個題目害沈鍊、如何不喜、當晚就請路御史來後堂商議、道別個題目擺布沈鍊不了、只有白蓮教通虜一事聖上所最怒、如今將妖賊閻浩楊胤夔招中、窜入沈鍊名字、只說浩等平日師事沈鍊、沈鍊因失職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虜謀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賜天誅、以絕後患、先用密禀禀知嚴家、教他叮囑刑部作速覆本、料這番沈鍊之命必無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兩個當時就商量了本稿約齊了同時發本、嚴嵩先見了本稿及禀帖、便教嚴世蕃傳語刑部、那刑部尚書許論、是個罷軟沒

用的老兒聽見嚴府分付不敢怠慢連忙覆本一依楊路二人之議聖旨倒下妖犯着本處巡按御史即時斬決楊順蔭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紀功陞遷三級俟京堂缺推用話分兩頭却說楊順自發本之後便差人密地裡拿沈錬下於獄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袞沈褒沒做理會急尋義叔賈石商議賈石道此必楊路二賊為嚴家報仇之意既然下獄必然誣陷以重罪兩位公子及今逃竄遠方待等嚴家勢敗方可出頭若住在此處楊路二賊決不干休沈袞道未曾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

亦是正論

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爲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爲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爲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袞沈褒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惜而去。過了數日，賈石打聽的實，果然扭入白蓮

殺之黨問成死罪沈鍊在獄中大罵不止楊順自知理虧只恐臨時處决怕他在衆人面前毒罵不好看相預先問獄官責取病狀將沈鍊結果了性命賈石將此話報與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說又虧賈石多有識熟人情買出屍首囑付獄卒若官府要梟示時把個假的答應却瞞着沈袞兄弟私下備棺盛殮埋於隙地事畢方纔向沈袞說道尊大人遺體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後方好指點與你知道今猶未可洩漏沈袞兄弟感謝不已賈石又苦口勸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袞道極知久佔叔叔高居心上不安

奈家毋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擬叩疊懇以此遲延不決賈石怒道我賈某生平爲人謀而盡忠今日之言全是爲你家門户豈因久佔住房就從你們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卽欲遠出有一年半載不回你毋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覷着壁上貼得有前後出師表各一張乃是沈鍊親筆楷書賈石道這兩幅字可揭來送我一路上做個記念他日相逢以此爲信沈衮就揭下二紙雙手摺疊遞與賈石賈石藏於袖中流淚而別原來賈石筭定楊路二賊設心不善雖然殺了沈鍊未

肯干休自己與沈鍊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預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權時居住不在話下卻說路楷見刑部覆本有了聖旨便於獄中取出閻浩張翀斬訖并要割沈鍊之首一同梟示誰知沈鍊真屍已被賈石買去了官府也那裡辨驗得出不在話下再說楊順看見止於蔭子心中不滿便向路楷說道當初嚴東樓許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鍊是嚴家緊對頭今止誅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斬草不除根萌芽復發相國不足我們之意想在於此楊順道若如此何難

之有如令再上個本說沈鍊雖誅其子亦宜知情還該坐罪抄沒家私廢國法可伸入心知惧再訪他同射草人的幾個狂徒并借屋與他住的一齊拿來治罪出了嚴家父子之氣那時却將前言取賞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乘他家屬在此一網而盡豈不快哉只怕他兒子知風逃避却又費力楊順道高見甚明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再寫禀帖到嚴府知會自述孝順之意一面預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屬勿容逃遁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詩曰

破巢完卵從來少　削草除根勢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　又將家屬媚當權

再過數日，聖旨下了，州裡奉着憲牌，差人來拿沈鍊家屬，并查平素往來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賈石名字先經出外，只得將在逃開報。此見賈石見幾之明也。時人有詩贊云

義氣能如賈石稀　全身遠避更知幾
任他羅網空中布　爭奈仙禽天外飛

却說楊順見拿到沈袞、沈褒，親自鞫問，要他招承通虜實迹。二沈高聲叫屈，那里肯招，被楊總督嚴刑拷

打，打得體無完膚，沈衮、沈褒熬鍊不過，雙雙死於杖下。可憐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時拿到犯人都坐個同謀之罪，累死者何止數十人。幼子沈袠尚在襁褓，免罪，隨着母徐氏另徙在雲州極邊，不許在保安居住。路楷又與楊順商議道：沈鍊長子沈襄是紹興有名秀才，他時得地，必然銜恨於我輩。不若一并除之，永絶後患。亦要相國知我用心。楊順依言，便行文書到浙江，把做欽犯，嚴提沈襄來問罪。又分付心腹經歷金紹，擇取有才幹的差人，齎文前去，囑他中途伺便，便行謀害，就所在地方，討個病狀回繳，事

辰之日差人重賞金紹許他薦本超還金紹學了台吉汲汲而回着意的選兩名積年幹事的公差無過是張千李萬金紹喚他到私衙賞了他酒飯取出私財二十兩相贈張千李萬道小人安敢無功受賜金紹道這銀兩不是我送你的是總督楊爺賞你的教你齎文到紹興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鬆他須要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回來還有重賞若是怠慢總督老爺衙門不是取笑的你兩個自去回話張千李萬道莫說總督老爺鈞旨就是老爺吩付小人怎敢有違收了銀兩謝了金經歷在本府領下公文疾忙上路

往南進發却說沈襄號小霞是紹興府學稟膳秀才他在家久聞得父親以言事獲罪發去口外為民甚是掛懷欲親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無人主管行止兩難忽一日本府差人到來不由分說將沈襄鎖縛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書與沈襄看了備細就將同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囑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時方知父親及二弟俱已死於非命母親又遠徙極邊放聲大哭哭出府門只見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擾做一團的啼哭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沒的話本府已差縣尉封鎖了家私將人口盡皆逐出沈小霞聽說真是

苦上加苦。哭得咽喉無氣。霎時間親戚都來與小霞話別。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說幾句勸解的言語。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銀子。送與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顧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對。方纔收了。沈小霞帶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爲我憂念。只當我已死一般。在爺娘家過活。你是書禮之家。諒無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聞淑女說道。只這女子年紀幼小。又無處着落。合該教他改嫁。奈我三十無子。他却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絕

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發帶他到丈人家去住幾時等待十月滿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時憑你發遣他去便了話聲未絕只見聞氏淚交說道官人說那里話你去數千里之外沒個親人朝夕看覷怎生放下大娘自到孟家去奴家情願蓬首垢面一路伏侍官人前行一來官人免致寂寞二來也替大娘分得些憂念沈小霞道得個親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鄉何益聞氏道老爺在朝為官官人一向在家誰人不知便誣陷老爺有些不是的勾當家鄉隔絕豈是同謀妾擎着

官人到官中辨决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獄還留賤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聽得聞氏說得有理極力攛掇丈夫帶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愛淑女有才有智又見孟氏苦勸只得依允當夜衆人齊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張千李萬催趲上路聞氏換了一身布衣將青布裹頭別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時分別之苦自不必說一路行來聞氏與沈小霞寸步不離茶湯飯食都親自搬取張千李萬初時還好言好語過了揚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鄉已遠就做出嘴臉來呼么喝六

漸漸離爲他夫妻兩個來了閻氏看在眼裡私對丈夫說道看那兩個潑差人不懷好意奴家女流之輩不識路徑若前途有荒僻曠野的所在須是用心隄防沈小霞雖然點頭心中還只是半疑不信又行了幾日看見兩個差人不住的交頭接耳私下商量說話又見他包裹中有倭刀一口其白如霜忽然心動害怕起來對閻氏說道你說這潑差人其心不善我也覺得有七八分了明日是濟寧府界上過了府去便是大行山梁山濼一路荒野都是响馬出入之所倘到彼處他們行凶起來你也救不得我我也救不

聞氏女子而丈夫俠骨有用之才

俗你，如何是好聞氏道既然如此官人有何脫身之計請自方便留奴家在此不怕那兩個潑差人生吞了我沈小霞道濟寧府東門內有個馮主事丁憂在家此人最有俠氣是我父親極相厚的同年我明日去投奔他他必然相納只怕你婦人家沒志量打發這兩個潑差人累你受苦於心何安你若有力量支持他我去也放膽不然與你同生同死也是天命當然死而無怨聞氏道官人有路儘走奴家自會擺佈不勞掛念這里夫妻暗地商量那張千李萬辛苦了一日喫了一肚酒納納的熟睡　俱不覺次日早起

上路沈小霞問張千道前去濟寧還有多少路張千道只四十里半日就到了沈小霞道濟寧東門內馮主事是我年伯他先前在京師時借過我父親二百兩銀子有文契在此他管過北新關正有銀子在家我若去取討前欠他見我是落難之人必然慨付取得這項銀兩一路上盤纏也得寬裕免致喫苦張千意思有些作難李萬隨口應承了向張千耳邊說道我看這沈公子不是忠厚之人況愛妾行李都在此處料無他故放他去走一遭取得銀兩都是你我二人的造化有何不可張千道既然如此到飯店安歇行

李、我守住小娘子在店上、你緊跟着同去、萬無一失
話休絮煩、看看巳牌時分、早到濟寧城外、揀個潔淨
店兒安放了行李、沈小霞便道、你二位同我到南門
走遭、轉來喫飯未遲、李萬道、我同你去、或者他家留
酒飯也不見得、聞氏故意對丈夫道、常言道人面逐
高低、世情着冷暖、馮主事雖然欠下老爺銀兩、見老
爺死了、你又在難中、誰肯嘔手交還、枉自討個厭賤、
不如喫了飯、趕路爲上、沈小霞道、這里進城到東門
不多路、好歹去走一遭、不折了什麽便宜、李萬貪了、
這二百兩銀子、一力攛掇該去、沈小霞分付聞氏道

耐心坐坐若幹得快時便是沒想頭了他若好意留欽必然有些賞發明日領個轎兒撞你去這幾日在牲口上坐看你好生不慣聞氏覷個空向丈夫丟個眼色又道官人早回休教奴久待則個李萬笑道去多少時有許多說話好不老氣聞氏見丈夫去了故意招李萬轉來囑付道若馮家留飯坐得久時千萬勞你催促一聲李萬答應道不消分付比及李萬下階時沈小霞已走了一段路了李萬托着大意又且濟寧是他慣走的熟路東門馮主事家他也認得全不疑惑走了幾步又裏急起來覷個毛坑上自在方

便了慢慢的望東門而去却說沈小霞回頭看時不見了李萬做一口氣急急的跑到馮主事家也是小霞合當有救正值馮主事獨自在廳兩人京中舊時識熟此時相見喫了一驚沈襄也不作揖扯住馮主事衣袂道借一步說話馮主事已會意了便引到書房裏面沈小霞放聲大哭馮主事道年姪有話快說休得悲傷悞其大事沈小霞哭訴道父親被嚴賊屈陷已不必說了兩個舍弟隨任的都被楊順路楷殺害只有小姪在家又行文本府提去問罪一家宗祀眼見滅絕又兩個差人心懷不善只怕他受了楊路

二賊之囑到前途大行梁山等處暗算了性命尋思一計脱身來投老年伯老年伯若有計相庇我亡父在天之靈必然感激若老年伯不能遮護小姪便就此觸階而死死在老年伯面前强似死于奸賊之手馮主事道賢姪不妨我家臥室之後有一層複壁儘可藏身他人搜檢不到之處今送你在内權住數日我自有道理沈襄拜謝道老年伯便是重生父母馮主事親執沈襄之手引入臥房之後揭開地板一塊有個地道從此鑽下約走五六十步便有亮光有小小廊屋三間四面皆樓牆圍裹果是人跡不到之處

每日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自送入他家法極嚴誰人
敢洩漏半個字正是
深山堪隱豹　柳密可藏鴉
不須愁汝吏　自有魯朱家
且說這一日李萬上了毛坑望東門馮家而來到於
門首問老門公道主事老爺在家麽老門公道在家
裡又問道有個穿白的官人來見你老爺曾相見否
老門公道正在書房裡喫飯哩李萬聽說一發放心
看看等到未牌果然廳上走一個穿白的官人出來
李萬急上前看時不是沈褒那官人逕自出門去了

李萬等得不耐煩肚裡又餓不免問老門公道你說老爺留飯的官人如何只管坐了去不見出來老門公道方纔出去的不是李萬道老爺書房中还有客沒有老門公道這到不知李萬道方纔那穿白的是甚人老門公道是老爺的小舅常常來的李萬道老爺如今在那里老門公道老爺每常飯後定要睡一覺此時正好睡哩李萬聽得話不投機心下早有二分慌了便道不瞞大伯說在下是宣大總督老爺差來的今有紹興沈公子名喚沈襄號沈小霞係欽提人犯小人提押到於貴府他說與你老爺有同年叔

也好一個
老門

都要為公
差什如點

姪之貌要來拜望、在下同他到宅他進宅去了、在下等候多時、不見出來、想必遲在書房中、大伯你還不知道煩你去催促一聲教他快快出來要趕路走老門公故意道你說的是甚麼說話我一些不懂李萬耐了氣又細細的說一遍老門公當面的一啐罵道見鬼何常有什麼沈公子到來老爺在喪中一槩不接、外客、這門上是我的干紀出入都是我通稟你却說這等鬼話你莫非是白日撞麼強裝麼公差名色掏摸東西的快快請退休纏你爺的帳李萬听說愈加着急便發作起來道這沈衮是朝廷要緊的人犯

不是當耍的請你老爺出來我自有話說老門公道老爺正磕睡沒甚事誰敢去禀你這樣子好不達時務說罷洋洋的自去了李萬道這個門上老兒好不知事央他傳一句話甚作難想沈襄定然在內我奉軍門鈞帖不是私事便闖進去怕怎的李萬一時粗莽直撞入廳來將照壁拍了又拍大叫道沈公子好走動了不見答應一連叫喚了數聲只見裡頭走出一個年少的家童出來問道管門的在那里放誰在廳上喧嚷李萬正要叫住他說話那家童在照壁後張了張兒向西邊走去了李萬道莫非書房在那西

邊我且自去看看怕怎的從廳後轉西走去原來是一帶長廊李萬看見無人只顧望前而行只見屋宇深邃門戶錯雜頗有婦人走動李萬不敢縱步依舊退回廳上聽得外面亂嚷李萬到門首看時却是張千來尋李萬不見正和門公在那里鬬口張千一見了李萬不由分說便罵道好賊計只貪圖酒食不幹正事已牌時分進城如今申牌將盡還在此間蕩不催趲犯人出城去待怎麼李萬道咜那有什麼酒食連人也不見個影兒張千道是你同他進城的李萬道我只登了個東被丕子上前了幾步跟他不上一

直趕到這裡、門上說有個穿白的官人在書房中留飯、我就定是他了、等到如今不見出來門上人又不肯通報清水也討不得一杯喫老哥煩你在此等候等候替我到下處醫了肚皮再來張千道有你這樣不幹事的人、是甚麼樣、犯人都放他獨自行走就是書房中、少不得也隨他進去、如今知他在裡頭不在裡頭還虧你放慢線兒講話這是你的干紀不關我事、說罷便走李萬趕上扯住道人是在裡頭料沒處去、大家在此幫襯句話兒催他出來、也是個道理、你是吃飽的人、如何去得道等要緊張千道他的小老

婆在下處方纔雖然囑付店主人看守只是放心不下這是沈襄穿鼻的索兒有他在不怕沈襄不來李萬道老哥說得是當下張千先去了李萬忍着肚飢守到晚並無消息看看日沒黃昏李萬腹中餓極了看見間壁有個點心店兒不免脫下布衫抵當幾文錢的火燒來喫去不多時只聽得扛門聲響急跑來看馮家大門已閉上了李萬道我做了一世的公人不曾受這般嘔氣主事是多大的官兒門上直恁作威作勢也有那沈公子好笑老婆行李都在下處既然這裡留宿信也該寄一個出來事已如此只得在

房簷下胡亂過一夜天明等個知事的管家出來、與他說話、此時十月天氣雖不甚冷、半夜裡起一陣風楸楸的下幾點微雨衣服都沾濕了好生淒楚捱到天明雨止只見張千又來了、卻是聞氏再三再四催逼他來的張千身邊帶了公文解批、和李萬商議只等開門一捱而入在廳上大驚小怪高聲發話老門公攔阻不住一時間家中大小都聚集來、七嘴八張好不熱鬧街上人聽得宅裡鬧炒也聚攏來、圍住大門外閑看驚動了、那有仁有義守孝在家的馮主事從裡面踱將出來、且說馮主事、怎生模樣、

頭帶梔子花匾摺孝頭巾身穿反摺縫稀眼粗麻
衫腰繫麻繩足着草履
衆家人聽得咳嗽響道一聲老爺來了都分立在兩
邊主事出廳問道為甚事在此喧嚷張千李萬上前
施禮道馮爺在上小的是奉宣大總督爺公文來的
到紹興拿得欽犯沈襄經由貴府他說是馮爺的年
侄要來拜望小的不敢阻擋容他進見自昨日上午
到宅至今不見出來有誤程限管家們又不肯代禀
伏乞老爺天恩快些打發上路張千便在胸前取出
解批和官文呈上馮主事看了問道那沈襄可是沈

經歷沈鍊的兒子麽李萬道正是馮主事掩着兩耳
把舌頭一伸說道你這班配軍好不知利害那沈襄
是朝廷欽犯尚猶自可他是嚴相國的仇人那個敢
容納他在家他昨日何曾到我家來你却亂話官府
聞知傳說到嚴府去我是當得起他怪的你兩個配
軍自不小心不知得了多少錢財買放了要緊人犯
却來圖賴我叫家童與他亂打那配軍出去把大門
閉了不要惹這閑是非嚴府知道不是當要馮主事
一頭罵一頭走進宅去了大小家人奉了主人之命
推的推搡的搡歘時間被衆人攆出大門之外閉了

門兀自罵得嘈嘈的亂罵張千李萬兩面相覷罷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進張千埋怨李萬道昨日是你一力攛掇教放他進城如今你自去尋他李萬道且不要埋怨和你去問他老婆或者曉得他的路數再來抓尋便了張千道說得是他是恩愛的夫妻昨夜漢子不回那婆娘背地流淚巴巴的獨坐了兩三個更次他漢子的行藏老婆豈有不知兩個一頭說話飛蓬出城徑到飯店中來却說閻氏在店房裡面聽得差人聲音慌忙移步出來問道我官人如何不來張千指李萬道你只問他就是李萬將昨日往毛

廚出恭走慢了一步到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以後這般這般備細說了張千道今早空肚皮進城就喫了這一肚寡氣你丈夫想是真個不在他家了必然還有個去處難道不對小娘子說的小娘子起早說來我們好去抓尋說猶未了只見聞氏噙着眼淚一雙手扯住兩個公人叫道好好還我丈夫來張千李萬道你丈夫自要去拜什麼年伯我們好意容他去走走不知走向那里去了連累我們在此着急沒處抓尋你到問我要丈夫難道我們藏過了他說得好笑嵇不秋熟聞氏氣忿忿地對虎一般坐下聞氏到

是在外面閑住出路雙足頓地放聲大哭叫起屈來老店主聽得忙來解勸閻氏道公公有所不知我丈夫三十無子娶奴爲妾奴家跟了他二年了幸有三個多月身孕我丈夫割捨不下因此奴家千里相從一路上寸步不離昨日爲盤纏缺少要去見那年伯是李牌頭同去的昨晚一夜不回奴家已自疑心今早他兩個自回一定將我丈夫謀害了你老人家替我做主還我丈夫便罷你老店主道小娘子休得急性那排長與你丈夫前日無怨往日無讎着甚來由要壞他性命閻氏哭聲轉哀道公公你不知道我丈

夫是嚴閣老的伙人他兩個必定受了嚴府的囑托來的或是他要去嚴府請功公公你詳情他千萬莫里帶着奴家到此豈有沒半句說話突然去了就是他要走時那同去的李牌頭怎肯放他你要奉承嚴府害了我丈夫不打緊教奴家孤身婦女靠何人公公這兩個殺人的賊徒煩公公帶着奴家同他去官府還叫寃張千李萬被這婦人一哭一訴就要分析幾句沒處掉嘴老店主聽見聞氏說得有理也不免有些疑心到可憐那婦人起來只得勸這小娘子說便是這段說你丈夫未曾死也不見得好歹再等

保他一日，閻氏道，依公公每保一日不打緊，那兩個殺人的兇身，乘機走脫了，逆千，係，却是誰當，張千道若果然謀害了你丈夫，要走脫時，我弟兄兩個又到這里，則甚。閻氏道，你欺負我婦人家，沒張智，又要指望姦騙我，好好的說我丈夫的屍首在那里，少不得當官也要還我個明白，老店官見婦人口嘴利害，再不敢言語，店中間看的，一時間聚了四五十人，聞說婦人如此苦切，人人惱恨那兩個差人，都道小娘子要去叫冤，我們引你到兵備道去，閻氏向着眾人深深拜福，哭道，多承列位路見不平，可憐我落難孤身，

指引則個這兩個兇徒相煩列位替奴家拿他同去莫放他走了衆人道不妨事在我們身上張千李萬欲向衆人分剖時未說得一言半字衆人便道兩個排長不消辯得虛則虛實則實若是沒有此情隨着小娘子到官怕他則甚婦人一頭哭一頭走衆人簇着張千李萬擬做一陣的都到兵備道前道裡尚未開門那一日正是放告日期聞氏束了一條白布裙逕搶進柵門看見大門上架着那大鼓鼓架上懸着個槌兒聞氏搶槌在手向鼓上亂撾撾得那鼓振天的嚮唬得中軍官失了三魂把門吏喪了七魄一齊

跑來、將繩縛住、喝道這婦人好大膽、閻氏哭到在地、口稱潑天冤枉、只見門內么喝之聲、開了大門、王兵備坐堂、問擊鼓者何人、中軍官將婦人帶進、閻氏且哭且訴、將家門不幸遭變、一家父子三口死於非命、只剩得丈夫沈襄、昨日又被公差中途謀害、有枝有葉的細說了一遍、王兵備喚張千李萬上來、問其緣故、張千李萬說一句、婦人就剪一句、婦人說得、句句有理、張千李萬抵搪不過、王兵備思想道、那嚴府勢大、私謀殺人之事、往往有之、此情難保其無、便差中軍官押了三人、發去本州勘審、那知州姓賀、奉了這

項公事不敢怠慢即時抓了店主人到來聽四人的口詞婦人一口咬定二人謀害他丈夫李萬招稱爲出恭慢了一步因而相失張千店主人都據實說了一遍知州委決不下那婦人又十分哀切像個眞情張千李萬又不肯招認想了一回將四人閉於空房打轎去拜馮主事看他口氣若何馮主事見知州來拜急忙迎接歸廳茶罷賀知州提起沈襄之事纔說得沈襄二字馮主事便掩着雙耳道此乃嚴相公仇家學生雖有年誼平素實無交情老公祖休得下問恐嚴府知道有累學生說罷站起身來道老公祖既

有公事不敢留坐了賀知州一場沒趣只得作別在
轎上想道據馮公如此俱怕親府沈襄必然不在他
家或者被公人所害也不見得或者去投馮公見拒
不納別走個相識人家去了亦未可知回到州中又
取出四人來問閻氏道你丈夫除了馮主事州中還
認得有何人閻氏道此地並無相識叔州道你丈夫
是甚麼時候去的那張千李萬幾時來回復你的說
話閻氏道丈夫是昨日未喫午飯前就去的却是李
萬同出店門到申牌時分張千假說催趲上路也到
城中去了天晚方同來張千兀自向小婦人說道我

李家兄弟跟着你丈夫馮主事家歇了明日我早去催他出城今早張千去了一個早晨兩人雙雙而回單不見了丈夫不是他謀害了是誰若是我丈夫不在馮家昨日李萬就該追尋了張千也該着忙如何將好言語穩住小婦人其情可知一定張千李萬兩個在路上預先約定却教李萬乘夜下手今早張千進城兩個乘早將屍首埋藏停當却來回復我小婦人望青天爺爺明鑑賀知州道說得是張千李萬正要分辨知州相公喝道你做公差所幹何事若非用計謀死必然得財買放有何早就着教手下將那張

大快事　大快事　快事

李重責三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張千李萬只是不招。婦人在旁只顧哀哀的痛哭。知州相公不忍，便討夾棍將兩個公差夾起。那公差其實不曾謀死，雖然負痛，怎生招得？一連上了兩夾，只是不招。知州相公再要夾時，張李受苦不過，再三哀求道：「沈襄實未曾死，乞爺爺立個限期，差人押小的挨尋沈襄，還那聞氏便了。」知州也沒有定見，只得勉從其言。聞氏且發尼姑庵住下，差四名民壯，鎖押張千李萬二人追尋沈襄，五日一比。店主釋放寧家。將情具由申詳兵備道。道裡依繳了。張千李萬一條鐵鏈鎖著，四名

民壯觰番監押帶得幾兩盤纏，都被民壯搜去為酒食之費，一把倭刀，也當酒喫了。那臨清去處又大，茫茫蕩蕩，來千去萬，那里去尋沈公子？也不過一時脫身之法。聞氏在尼姑庵住下，剛到五日，准准的又到州裡去啼哭，要生要死。州守相公沒奈何，只苦得批較差人張千、李萬，一連比了十數限，不知打了多少竹批，打得爬走不動。張千得病身死，單單剩得李萬，只得到尼姑庵來拜求聞氏道：小的情極，不得不說了。其實奉差來時，有經歷金紹口傳楊總督鈞旨，教我中途害你丈夫，就所在地方討個結狀回報。我等

口雖應承怎肯行此不仁之事不知你丈夫何故忽然逃走與我們實實無涉青天在上若半字虛情全家禍殃如今官府五日一比兄弟張千已自打死小的又累死也是冤枉你丈夫的確未死小娘子他日夫婦相逢有日只求小娘子休去州裡啼啼哭哭竟小的此限完全狗命便是陰德閻氏道據你說不曾謀害我丈夫也難准信既然如此說奴家且不去稟官容你從容查訪只是你們自家要上緊用心休得怠慢李萬喏喏連聲而去有詩爲証

白金廿兩釀兇謀　誰料中途已失囚

領打禁持熬不得　忍痛苦向婦人求

官府立限緝獲沈襄一來爲他是總督衙門的緊犯二來爲婦人日日哀求所以上緊嚴比今日也是那李萬不該命絕恰好有個機會却說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兩個日夜商量奉承嚴府指望旦夕封侯拜爵誰知朝中有個兵科給事中吳時來風聞楊順橫殺平民冒功之事把他盡情劾奏一本幷劾路楷朋奸助惡　嘉靖爺正當設醮祝釐見說殺害平民大傷和氣龍顏大怒着錦衣衛扭解來京問罪嚴嵩見聖怒不測一時不及救護我底虧他於中調停止於削

意

辭爲民可笑楊順路楷殺人諂人至此徒爲人笑有何益哉再說賀知州聽得楊總督去任已自把這公事看得冷了又聞氏連次不來哭禀兩倒差人又死了一個只剩得李萬又苦苦哀求不已賀知州分付打開鐵鏈與他個廣捕文書只教他用心緝訪明是放鬆之意李萬得了廣捕文書猶如捧了一道赦書連連磕了幾個頭出得府門一道烟走了身邊又無盤纏只得求乞而歸不在話下卻說沈小霞在馮主事家複壁之中住了數月外邊消息無有不知都是馮主事打聽將來說與小霞知道曉得聞氏在尼姑

慶寄居暗暗歡喜過了年餘已知張千李萬都逃了這公事漸漸懶散馮主事特地收拾內書房三間安放沈襄在內讀書只不許出外外人亦無有知者馮主事三年孝滿為有沈公子在家也不去起復做官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已待養却於喪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 嘉靖爺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時有方士藍道行善扶鸞之術天子召見教他請仙問以輔臣賢否藍道行奏道臣所召乃是上界真仙正直無阿為一箕下判斷有

畢生深達
兵執古從
理是達也

符聖心乞恕微臣之罪　嘉靖爺道朕正願聞天心正論與卿何涉豈有罪卿之理藍道行書符念咒神其自動寫出十六個字來道是

高山番草　父子閣老　日月無光　天地顛倒

嘉靖爺看了問藍道行道卿可解之藍道行奏道微臣愚昧未解　嘉靖爺道朕知其說高山者山字連高乃是嵩字番草者番字草頭乃是蕃字此指嚴嵩嚴世蕃父子二人也朕久聞其專權誤國今仙機示朕朕當即為處分卿不可洩於外人藍道行叩頭口稱不敢受賜而出從此　嘉靖爺漸漸疎了嚴嵩

有御史鄒應龍看見機會可乘遂劾奏嚴世蕃憑藉父勢賣官鬻爵許多惡迹宜加顯戮其父嚴嵩溺愛惡子植党蔽賢宜亟賜休退以清政本。嘉靖爺見疏大喜即升應龍爲通政右參議嚴世蕃下法司擬戍充軍之罪嚴嵩回籍不幾又有江西巡按御史林潤復奏嚴世蕃不赴軍伍居家愈加暴橫強占民間田產畜養奸人私通倭虜謀爲不軌得旨三法司提問問官勘實覆奏嚴世蕃即時處斬抄沒家財嚴嵩發養濟院終老被害諸臣盡行昭雪馮主事得此喜信攬拄報與沈襄知道放他出來到尼姑庵訪問那

閻淑女夫婦相見抱頭而哭閻氏離家時懷孕三月
今在菴中生下一孩子已十歲了閻氏親自教他念
書五經皆已成誦沈襄歡喜無限為主事方上京補
官教沈襄同去訟理父冤閻氏暫迎歸本家園上居
住沈襄從其言到了北京為主事先去拜了通政司
鄒參議將沈鍊父子冤情說了然後將沈襄訟冤本
稿送與他看鄒應龍一力擔當次日沈襄將奏本往
通政司掛號投遞　聖旨下沈襄忠而獲罪准復原
官仍進一級以旌其直妻子召還原籍所沒入財產
府縣官照數給還沈襄食廩年久准貢諒授知縣之

職沈襄後上疏謝恩號中奏道臣父鍊向在保安因目擊宣大總督楊順殺戮平民冒功吟詩感嘆適值御史路楷陰受嚴世蕃之囑巡按宣大與楊順合謀陷臣父於極刑并殺臣弟二人臣亦幾於不免冤尸未葬危宗幾絕受禍之慘莫如臣家今嚴世蕃正法而楊順路楷安然保首領於鄉使邊廷萬家之怨骨銜恨無伸臣家三命之冤魂含悲莫控恐非所以肅刑典而慰人心也 聖旨准奏使提楊順路楷到京問成死罪監 刑部牢中待決沈襄來別馮主事要親到雲州迎接母親和兄弟沈袞到京依傍馮主事

寓所相近居住然後往保安州訪求父親骸骨負歸
埋瘞馮主事道老年嫂處遂終已打聽個消息在雲
州康健無恙令弟沈袠已在彼游庠了下官當遣人
迎之尊公遺體要緊賢侄速往訪問到此相會令堂
可也沈襄領命逕往保安一連尋訪兩日並無踪跡
第三日因倦借坐人家門首有老者從內而出延進
草堂喫茶見堂中掛一軸子乃楷書諸葛孔明兩次
出師表也表後但寫年月不着姓名沈小霞看了又
看目不轉睛老者道客官爲何看之沈襄道動問老
丈此字是何人所書老者道此乃吾亡友沈青霞之

筆也沈小霞道爲何留在老丈處老者道老夫姓賈名石當初沈青霞編管此地就在舍下作寓老夫與他八拜之交最相契厚不料後遭奇禍老夫惧怕連累也往河南逃避帶得這二幅出師表裱成一幅時常展翫見吾兄之面楊總督去任後老夫方敢還鄉嫂嫂徐夫人和幼子沈袠徙居雲州老夫時常去看他近日聞得嚴家勢敗吾兄必當昭雪已曾遣人去雲州報信恐沈小官人要來移取父親靈柩老夫將此軸懸挂在中堂好教他認認父親遺筆沈小霞聽罷連忙拜倒在地口稱恩叔賈石慌忙扶起道足下

果是何人沈小霞道小侄沈襄此軸乃先父之筆也賈石道聞得楊順這厮差人到貴府來提賢侄要行一網打盡之計老夫只道也遭其毒手不知賢侄何以得全沈小霞將臨淸事情備細說了一遍賈石口稱難得便分付家童治飯款待沈小霞問道父親靈柩恩叔必知乞煩指引一拜賈石道你父親屈死獄中是老夫偷尸埋葬一向不敢對人說知今日賢侄來此搬回故土也不枉老夫一片用心說罷剛欲出門只見外面一位小官人騎馬而來賈石指道遇巧遇巧恰好令弟來也那小官便是沈袞下馬相見賈

石指沈小霞道此位乃大令兄諱襄的便是此日弟兄方纔識面恍如夢中相會抱頭而哭賈石領路三人同到沈青霞墓所但見乱草迷離土堆隱起賈石引二沈拜了二沈俱哭倒在地賈石勸了一回道正要商議大事休得過傷二沈方纔收淚賈石道二哥三哥當時死於非命也虧了獄卒毛公存仁義之心可憐他無辜被害將他屍藁葬於城西三里之外毛公雖然已故老夫亦知其處若扶令先尊靈柩同去一起帯回使他父子魂魄相依二位意下何如二沈道恩叔所言正合愚弟兄之意當日又同賈石到城

西看了、不勝悲感、次日另備棺木、擇吉破土重新殯
殮三人面色如生毫不朽敗此乃忠義之氣所致也
二沈悲哭自不必說當時備下車仗擡了三個靈柩
別了賈石起身臨別沈襄對賈石道這一軸出師表
小姪欲問恩叔取去供養祠堂幸勿見拒賈石慨然
許了、取下掛軸相贈、二沈就草堂拜謝垂淚而別沈
襄先奉靈柩到張家灣覓船裝載沈襄復身又到北
京見了母親徐夫人同復了說話、拜謝了馮主事起
身此時京中官員無不追念沈青霞忠義憐小霞母
子扶柩遠歸也、有送勘合的也有贈賻金的、也有饋

賠儀的沈小霞只受勘合一張餘俱不受到了張家灣另換了官座船驛遞起人夫一百名牽纜走得好不快不一日來到臨清沈襄分付座船暫泊河下單身入城到馮主事家投了主事平安書信閘上領了聞氏淑女并十歲兒子下船先來了靈柩後見了徐夫人那徐氏見了孫兒如此長大喜不可言當初只道滅門絕戶如今依舊有子有孫昔日冤家皆惡死見報天理昭然可見做惡人的到的喫斷做好人的到底便宜閒話休題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領了女兒孟氏在二十里外迎接一家骨肉重逢悲喜交

集蔣袞府停消馬頭府縣官員鄉老弔孝皆待虔已自清查給還二沈栝萃于祖塋盡守三年之制無人不称大孝撫按又替沈鍊建造表忠祠堂春秋祭祀親筆出師表一頁至今供奉在祠堂之中服滿之日沈襄到京受職做了知縣爲官清正直升到黃堂知府聞氏所生之子少年登科與叔叔沈袞同年進士子孫世世書香不絕馮主事爲救沈襄一事京中重其義氣累官至吏部尚書忽一日夢見沈青霞來拜說道上帝憐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職屈年兄爲南京城隍明日午時上任馮主事覺來甚以爲疑

至日午忽見轎馬來迎無疾而逝二公俱已爲神矣

有詩爲證詩曰

生前忠義骨猶香　魂魄爲神萬古揚

料得奸魂沉地獄　皇天果報自昭彰